96 新約經文鑑別學概論

位哈佛的學者柯索普·萊克和羅伯茨·P·布萊克(Robert P. Blake) 65,以及牛津的學者 B·H·斯特理特(B.H. Streeter) 66, 提出另一種經文類型,有別於韋氏、霍氏系統內的任何一類。根據學 者對小草體抄本家系(包括法勒家系)的研究,他們發現有一家系的 抄本,內中有部分顯示霍特所說的「中立經文類型」;有部分則顯示 《古拉丁文譯本》和《古敘利亞文譯本》,或是其中一個譯本的經文 類型;也有部分顯示更早期經文類型;不過卻沒有任何部分與「敘利 亞經文類型」相似。學者對《科立得提抄本》(見 7.1.2)的研究, 也顯示類似的結果。因此有學者推測,那些所謂「混雜」的經文,其 實早期已有,而不是後期偶然混雜其他經文的產物。學者繼而研究教 父俄利根的著作(俄利根是這個理論的中心人物),發現他的作品顯 示多種經文類型(這點已爲索登察覺到,見 7.2.2)。對此,斯特理 特指出,這與俄利根(從亞歷山太)移居該撒利亞有關;不過,萊克 和布萊克並不同意斯氏的看法。斯氏進一步立論,說俄利根從移居之 日開始,即採用爲《科立得提抄本》和一些小草體抄本所印證的「前 該撒利亞經文類型」(pre-Caesaren text-type)。這樣,早期基督教 世界充斥著各色各樣的經文類型 —— 亞歷山太、該撒利亞、拜占 庭,還有一些只有譯本爲證而沒有抄本爲證的經文類型系統。在他的 理論背後,斯氏其實試圖從經文歷史的角度,來解答符類福音的問 題,特別是解釋爲何一些經文出現於馬太和路加福音,而作爲資料來 源的馬可福音卻沒有這個現象。在這一點上,斯氏其實是借用了 F.

⁶⁵ K. Lake and R.P. Blake, "The Text of the Gospels and the Koridethi Codex," *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* 16 (1923), pp.267~286 ; 以及"The Caesarean Text of the Gospel of Mark," 21 (1928), pp.207~404.

⁶⁶ The Four Gospels: A study of origins, treating of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, sources, authorship and dates, New York, NY: Macmillan, 1924.

C·伯基特(F.C. Burkitt)⁶⁷的見解。斯氏甚至提出,很多馬太和路加共有而馬可沒有的經文,其實是經文經過互相協調的後果;換句話說,馬太和路加經文的吻合,正好反映經文的流傳訛誤。因此,我們若採用抄本中的異文,就會自然除去經文表面上一致的現象。

我們在本段集中談論斯特理特,主要是因爲他闡述了經文歷史與符類福音問題的關係;但其實他的理論在當時已經受到批評。伯基特在他的評論文章⁶⁸,就曾質疑斯氏所提出的一類合併經文是否真實存在。在另一處,他也說:「從某些角度來看,重建原來經文,比提出這些甚麼『中立經文類型』或『該撒利亞經文類型』等包含部分訛誤經文的妥協方案,更爲容易。」⁶⁹大約十年之後,原本提倡這個理論的席爾瓦·萊克和柯索普·萊克(Silva and Kirsopp Lake),也承認「該撒利亞經文類型」的命名「過於草率」⁷⁰。稍後,由於學者發現《貝蒂蒲草紙集》(Chester Beatty Papyri,尤其是第三紀的 \$P\$5),與《科立得提抄本》和「法勒家系抄本」等標準抄本,顯示出相仿的經文類型,因此便出現「前該撒利亞經文類型」(pre-Caesarean text-type)的說法。近年,拉里·赫塔道(Larry Hurtado)仔細研究這個理論,並且在 1981 年發表了他著名的Text-Critical Methodology and the Pre-Caesarean Text: Codex W in the

⁶⁷ The Gospel History and its Transmission, (third edition) Edinburgh, 1911.

⁶⁸ "Review on the Four Gospels," *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* 26 (1924/25), pp.278~294.

⁶⁹ "The Chester Beatty Papyri," *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* 34 (1933), pp.363~368; p.367.

^{70 &}quot;The Byzantine Text of the Gospels," in Cinquantenaire de l'École biblique et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de Jérusalem (15 novembre 1890~15 novembre 1940), pp.251~258, Mémorial Lagrange, Paris, 1940; p.255.